

编者按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三嫂住在宜章县的莽山深处,因为嫁给刘家老三,我们就叫她“三嫂”。去年年末我们去莽山采访,访的人就是三嫂的公公刘老爹。

车子出了宜章县城,渐渐进入无边林海,初冬灰暗的地平线上,忽然出现漫山遍野的绿色,山势跌宕起伏,绵延不绝。这里是宜章县莽山乡,沿途一片灰扑扑的农舍和小镇,最多的是狗,冷不妨就窜到路中间。司机陈鬼子说:“千万别撞了这狗,那些乡下人会拿锄头索赔的!”

开到山林深处的刘老爹家,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一只大黑狗在村头迎接。女人身板结实,头发朝后梳着农村最普通的把把辫,黑狗亦步亦趋地跟着。她迎上来,黝黑的脸上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:“这么远,你们辛苦了哦!快点进屋,我是老三家的。”

我们与刘老爹聊天,三嫂径自在堂屋忙碌,一会儿工夫桌上架起火锅。三嫂把现杀的土鸡斩块入锅,堂屋里鸡香四溢。三嫂的大黑狗仿佛通人性,围着老何和鬼子转,一会儿嗅嗅老何的皮鞋,一会儿碰碰鬼子的裤脚。

午饭时,刘老爹的五个儿子都到齐了,老三夫妇忙完灶台又上酒桌,推杯换盏敬个不停,土屋都被

笑声掀翻了。

下午去莽山采风,三哥三嫂请缨作陪。走出不到20米,车子突然“咣”地被什么撞了,慌忙刹车,只见一只黑影嗷嗷大叫着向刘老爹家狂奔而去。

“怕是撞到大黑了!”陈鬼子面色土灰。“不要紧吧?”我们迟疑着要下车。“走吧走吧,不用管了!”昏暗的车里只听到三嫂不容二话的声音。

一路忐忑着向莽山深处走,三嫂不时介绍沿途风景,想消除我们的不安。

莽山在湘粤交界处,山势险峻,延袤六十余里,九十九峰如寒芦宿于莽中。其山粗犷原始、不修边幅,却能让人臣服在那雄壮威武的气势中。登山要穿越羊肠小道,路陡且长,中途无处休息,一会工夫就汗流浃背。

我不敢往下看,羡慕着三嫂矫健的身影在前面如履平地。三嫂回头笑:“这点路算不得什么哟,今天又没挑东西。平常我天天挑豆腐花到万寿塔卖哟!两桶豆腐花四五十斤,加上杯子板凳一起不少于七八十斤咯!”

我暗想,万寿塔海拔1500米,这八十斤的重担三嫂是怎么挑上去的?三嫂好像猜到我的想法,捂嘴偷乐:“我们要讨生活呀!不到山上卖豆腐花,我的儿子怎么上得到大学哦!”

“丁丁当当”,一队骡帮从山脚来,每匹骡子负着100块砖头,一步一颤。汗水打湿了骡子的鬃毛,它们喘着粗气,在寒冷的山上显得格外苦累,我不禁自觉地让路。听说郴州古时有骡马古道连通岭南岭北

的商贸往来,此番亲眼看到,却没料到这些骡马现在还如此辛劳。

三嫂说,莽山的骡马自古就这样生活,莽山的人也是一样的。

一路上遇到不少莽山妇女,都挑着重重的扁担上山摆摊。吃苦耐劳已经成为山里女人的习惯,却从不懂叫苦叫累。

猴王寨的九叠亭在九重瀑布的最顶端,亭子里有个女贩,见我们爬上来,她热情地招呼:“来来来,坐下来喝口茶!这里太高,实在难爬哟……”

亭子里摆满茶叶、山货和瑶服,她也不张罗生意,只是给我们敬茶。陌生女贩毫无芥蒂的真诚,顿时让城里那些势利的商贩相形见绌,我们也乐得照顾她的生意。不知不觉到了下午5点,先期回家的三嫂打来电话,催我们天黑前下山,说有好菜。

回到刘老爹的土屋时已经天黑,鼻子尖的老何很远闻到一股异香。我们跑到灶台边一看,直径一米的大锅里煮着满满一锅狗肉,正哧哧地冒着油。

刘老大的孩子往灶膛里添柴,边扯闲谈:“我们过年才吃狗肉,乡下杀狗跟杀猪一样隆重呢!”鬼子追问:“这是哪条狗?”“就是你撞的那条狗子嘛!”

我们面面相觑。晚饭开席,三嫂端上一大盆狗肉:“山里也没什么好招待,杀狗请贵客!”

我们羞愧万分。三嫂不仅宽恕了鬼子的过错,还把最心爱的大黑献给我们,世间无限的宽容和真诚,竟然就藏在莽山深处;一辈子围着大山的宜章女子,有大山一样宽厚朴实的心。

编者按

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如今,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、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。在异国他乡,她们的生活如何?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,还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?为此,本报开设专栏《她在海那边》,讲述中国女性,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……

她在海那边

认识安妮时,我在教会做义工教新移民英文,她是我班上的学生,高挑的个头,秀丽的外表,气质与众不同。记得我问她:“你是不是模特儿?”她闲闲一笑,回答:“那是在上海时的本行!”

慢慢我们熟了,她请大伙儿去她家玩。她家很大,还有个专门的电影小剧场,她的父母也在美国为她照看一双儿女。我们看到她家以及她自身的优越条件,又从不见她丈夫——她说她老公在中国做生意——大家背后猜测她有可能是被哪个大款包养在美国的“二奶”。

我第一次见到安妮的丈夫是在一家中国超市门口,她为我们介绍:“这是我丈夫,这是我教会的英文老师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男人脸一沉,对我不客气地说:“我们安妮以后哪里都不去了,她不用学英文!”

说完,他拉着一脸尴尬的安妮就走了,我一口气堵在那里,好半天反应不过来怎么回事儿。

后来我知道,这个男人并不是个怪胎,而是事业很成功的男人。安妮也不是他的“二奶”,而是他明媒正娶的太太。他可能是最早一批来美留学的留学生,学成就回国做生意,利用曾经的国内关系网,成为一名成功的“海归”。生意做大后,他在上海认识了当模特儿的安妮。安妮二十出头就嫁他为妻,为他生儿育女,又带着一对儿女来美国。他仍在国内做生意,时常来美探望妻儿。

被美国的自由撞了一下腰

从某种程度上说,他是个好丈夫,家里的一切费用都是他一人承担,包括安妮的父母亲在美国的花费。他疼爱比他年轻十六岁的太太,真可谓“捧在手心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”。但他不喜欢她美丽的妻子抛头露面,不喜欢他“圈养”在家的女人去外面读书交友,他觉得他的女人就应该像他母亲那样,没事做时就待在家里打麻将,多生几个孩子,如此而已。

但安妮来美国后,却让他特别担心。初次见面时,他对我说的那句话,并不是开玩笑,也不是在胡闹。记得有一次,我和他们夫妻熟了以后,一天晚上,我正和几个朋友在外用餐,他拨通我的手机,十万分紧急地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,说担心安妮出事,因为打她的手机没人接,他快发疯了,觉得老婆要跟别的男人跑了。

我便开车往他家赶。到了那里,安妮正好刚回来,我告诉她她丈夫急得快发疯了,安妮却不在乎地说:“别理他,他发神经病呢!”原来,她只是出去跳舞了。她丈夫人在中国,得知妻子出外找乐子,就胡思乱想。我劝安妮,这样会影响夫妻感情。但她说,如果在美国还像在中国一样生活,有什么意思?这样的事情越来越频繁,到最后我也懒得管他们的事了。

后来,我又回到学校读我的企管硕士。安妮却忙着恋爱,她给我来电,询问有关离婚夫妻资产如何分配、或是再结婚如何处理上次婚姻中的资产等等。那时她仍在第一次婚姻中,我对她说,这样做是很不道德的,如果是在中国,她就会被骂成是潘金莲。但她说,这是在美国,离婚很正常,人与人之间也互相尊重,只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时不影响他人就行。我不知道怎么说,感觉她还是高估了美国的个性自由。

后来,她离婚了,两个孩子,女儿判给了她,儿子由前夫带回上海。

她获得了自由!从她嘴里,我得知她现在爱着的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,美籍华人,斯坦福大学博士,在一家规模很大的电脑公司任职。她与前夫离婚不久,就怀上了这个博士的孩子,但博士一直没有结婚的打算。她一开始也不太着急,认为这在美国也很正常,直到她肚子大到像个圆球,这才有点着急了,开始逼婚。他们终于结婚了。安妮又生了个儿子,我去看望她时,她长发披肩躺在床上,刚出生的婴儿睡在身旁,阳光暖暖地照着,那情景一直留存在我脑海中。岁月似乎并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太重的痕迹,她依然那么出众!

可后来,安妮又离婚了。原来,在和博士恋爱时,判给安妮的女儿便被送回了上海。如今,女儿想念母亲,安妮便决定回去看望女儿。临上飞机前,博士对她说,最好放弃这趟上海之行,否则就不必再回来了。安妮还是走了,她以为等她回来时,这个男人的气应该消了。

安妮带着女儿从上海回到美国,没想到,博士的话是当真的。他让她们母女搬出去。“我记得美国人都当孩子是上帝的礼物,他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女儿呢?”安妮问。我也无法回答。我自认为,要改变一个中国男人根深蒂固的想法,起码得在美国生活三代以上吧。

第二次离了婚的安妮好几年都没恢复元气。即使她仍是个美丽动人的女子,即使她的追求者可能从没间断过……她还是尝到过分追求自由带来的苦果,她生在中国,并不十分适合美国的自由。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,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《芒果画报》主编,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,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。



海云

美国华文作家。南京人,1987年赴美留学,海外文轩作协主席。代表作《生命的回旋》、《海鸥》等。